

唐

語

林

唐語林

唐語林卷七

宋

王

讜

撰

補遺

起武宗
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為諫官上曰
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
之人王龜父為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
平宅為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
將作大匠康訥宅訥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

每命相有案誓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盃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盃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鏐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盃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

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

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尚書次當

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悰卽宗

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

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

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快

快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

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悰再三與約遂詣

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



原件短缺

唐書本
卷一百一
二朱攸校
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
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
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
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
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
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
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求節尚
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
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
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
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
借如盧肇丁稜姚頡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
裕初爲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
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軸
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

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為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為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

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

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

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

藥等僅有存者

原註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栢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藥

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

怪石名品甚眾各為洛陽城族有

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

原註禮星石縱廣一

丈厚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六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

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爲鱗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恩所致衛公旣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髒屎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

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
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
也太尉歸戒聞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
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勸卽效攻作庀器其自
修琴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
外事裴坡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
郎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
坐嗤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

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
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
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衛公不悅遣馬屈
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
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徙邢
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
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
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膀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膀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

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甯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閒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

至郡旬日繼以酣飲昵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捷較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四十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

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密時盧肇丁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譁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李蟻王鐸進士同年也蟻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

蟻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蟻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醜使婢言之蟻驚曰吾豈醜者即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

崇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朶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

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尚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朶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球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舁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蕪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賚甚薄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

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卻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裏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

唐書本
卷之
三
朱攸校
官御史府聞之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
禮部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
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
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
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
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
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
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
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卽位嶺南五相同
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
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
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
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
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

中準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原註時張鎮并州進圖表

李太尉後中貴人崔潭浚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閒雜

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

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

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

閒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逼脅遽以圖

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

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

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

在一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聞者以錢三百市之以

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

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宣宗將命令狐絢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

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

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

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相朗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
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
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
博士蔚亦慎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
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
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
遠甚遂致以來旣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
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

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無憂矣問崔飲
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
于宅北樓惟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以
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傅以藥遣報妻子知後數日徵
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
弟瀆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
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
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

唐書
卷七
朱攸校
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賤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滎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

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鬻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郾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俟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罰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答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原件短缺

唐書本紀卷之六十一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
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
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
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
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
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
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
杖死旣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
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
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
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
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壯累與未登
第聞其被黜將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
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
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
科



原件短缺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
溫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騷人
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
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
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
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
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遞到開角有

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
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
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
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
孫景昌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某爲
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爲節度判官戶部
員外郎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爲左右虞
候



原件短缺

2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爲壻其妻曰公旣姓白又以侯氏子爲壻人必呼爲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婿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

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以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旣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湖口零陵鄭

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坐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豈交所爲多如此爲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領所龜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州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譏詩曰停機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書心夏課所爲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尚能自誦客乃依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象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象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象適至聞藩言卽拱曰是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象妻肩輿左右皆走避上卽撤輿觀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象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沆長安令盧象同年上巳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沆忽於曲道遇象側席帽映一氈車以避沆時主罰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氈車白

唐詩林 卷七
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嘏施肩吾

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上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宙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則以盡其情曰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

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白衣爲隙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因省會魏公曰昔求府

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尋爲獨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真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喟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鄴離京師病脚蹠跚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問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醫上聞之驛

召集赴京師既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轅集莫如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然後皆可驗舍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按之成銅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上置酒內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慄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

上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

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合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熏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真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真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倚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

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甯軍健卒二千八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于東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

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案

出蘇鶚杜陽雜編作振暈懿宗自鄆王即位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或通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樓以觀眾呼萬歲起居郎李璋上疏請罷事不行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淪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鑿八角井于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幢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違張果先生並圖形於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疊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嘗聞山池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

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妨令子進修爾果策名第揚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爲麗水令自言家大梁時廐常列駿馬數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類朱甚異之酬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給遽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

唐詩林
卷七
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
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褒爲補
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
我行之九丈卽衛公也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
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素易
日休亦醉更衣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
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囊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屢黜辱隱

從兄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爲丞相除右司員外郎
時崔沆方爲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
盧員外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紕司員外郎省中所不
敢從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卽當上
陳矣隱卽放出沆乃謁告攜卽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
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
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溫弟
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似
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原件短缺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既忿卽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後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

宗王鐸韋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爲判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譖疎不召盧忿謂人曰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牆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卽常侍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墻李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卽宅內

廳前井也自劓宅卽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寇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爲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温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蟻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己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爲丞相會和州不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爲宰相易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鬪鴨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

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
經明皇時供奉時以爲異

原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五朔
晦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
此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啓俗諺云軍中名血爲光又字體
戶口負戈爲啟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

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
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纔月餘節
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
睦州遂安尉

劉贍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
畝之宮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路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
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携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兢
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世常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韋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

盧澄爲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慙從事澄索彩具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

一席上皆失聲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入相

翰林學士孫榮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釀宴乾符中狀元孫俛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水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環見燭卽倍新郎

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醞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爲讓能所禮保衡爲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灑時榜中同姓灑最爲沆知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灑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卷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唐詩林
卷七
朱攸校
黃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
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
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
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
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
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榜內有人曾
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

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鮮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
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掠
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
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
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瓣鮓止見半臂
著襴何處口唇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
袴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磋商

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丰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爲時所稱而切于成名嘗有啟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羅旣煩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爲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寇事平朝賢意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找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駙馬韋保衡爲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

謂之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崖州歷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龍紀大順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爲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盃望遠行拽蓋爲主下次據副之旣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

唐語林
卷一
之衣俱皂此其識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解者云
羣衆之計目覩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七

